

东北人学东北人，给东北人整不会了

原创 蔡菜caicai 沙漏狗shallowdog

2022-01-25
23:48

一个东北人在看完此片后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为什么，这个片子里的东西，不管是服装、布景、为了生孩子而放弃养狗的动机、甚至是反复作为背景音的钟表滴答声，都是能让东北人感叹“这也太东北了”的细节，但里面的这些人，怎么就不像是真东北人呢？

说得更明白些，不像东北人，当然不是辨别不出他是东北人的意思，而是明明知道他是东北人，说的是东北话，但就是不相信他是东北人，也不相信东北人这么说话。

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北虎》是一部极有意思的电影，前提是不要把它当成电影去看，一个角度是，不妨把它看成是一部东北人感知吸纳了大众传媒对“东北人”的外部想象，不由自主地、甚至是过多地受到了这种想象的鼓励，从而用东北人最擅长的艺术手法——即模仿——带着自我激赏的心情模仿了自己，所演出的一场的超现实剧。

/

《东北虎》里遍布关于东北的刻板印象，不是表面视觉上的刻板印象，而是感官、情绪、性格、冲突塑造等方面的，审美上的刻板印象。比如：“既凶猛又窝囊”、“既锱铢必较又富有同情心”、“既‘社会’又无措”、“既冷酷又温情”、“既荒凉又诗意”、“既喜剧又悲剧”，这些典型的东北张力似乎成了角色性格和行动的唯一准绳，也导致人物和剧情都沦为了这种审美的提线木偶。

角色说词儿时都不像说人话，也没有递进感，更像是在极力展示这种东北审美下的东北腔调。如果试着去形容一下这种东北腔调，我只能说，它是一种缓慢、顿挫、煞有介事的说话节奏，无论说了啥，这种说话节奏都能将你所表达的事，上升为更大层面的“事儿”，令话语自行发酵出一种溢出其本来意思和情景，击中了更接近事物本质的深意。这样的腔调生发于东北人含混、夸张的表达习惯，一边是对生活细节的直接抓取，一边是经验主义式的武断总结或囫圇升华。耿军敏锐地察觉到这些零零星星地散落在东北人的日常交流和段子中的幽默因子，将其提纯，并以极高的密度展示在电影中，诸如“伤感，没意思”、“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名词动词多用，形容词，慎用”、“有时候坚强，约等于狠”、“他不是被我骗了，是被假象骗了”等等等等，比比皆是。

耿军实在太喜欢、也太珍惜这样的语言和表达节奏，即便在一些不怎么贴合情节和人物的地方也舍不得放弃。比如，当章宇和马千里被催债人扔进窗户的洋葱砸中脑袋，双双躺在地上时，章宇突然用辽视小品的语气问，“以前，出现过蔬菜吗？”，马千里答，“蔬菜进门，这是第一次”，又如，马千里和章宇提到自己想用金链子换的钱去趟向往已久的南方，章宇突然出神，说，“我也想去，想跟沙滩上的美女，玩耍、追逐、嬉戏……永远玩耍，永远嬉戏”，电影中，几乎每一句词都被寄予了要显露出这种东北幽默的厚望，演员说词儿极慢，说完一句，要等两秒说下一句，甚至不惜频繁切到怼脸特写，用镜头语言提示观众“黑色幽默要来了噻”。

实际上，“金句密集”本就是《东北虎》的宣发点之一，片方还制作了一系列的“金句海报”（抛开具体电影来说，“句句金句”也往往不是好事，这意味着电影里充斥着戏剧性场景、超出角色经验和立场的机智对白，以及，特别恰到好处的冲突，意味着电影所表达和承载的东西与社交媒体段子之间没有“差额”），但《东北虎》

中的东北磕儿效果远没想象中有意思，就像一张过于纤毫毕现的HDR照片会让人觉得失真，经过过于刻意提纯后的东北话也会让观众生疑，结果是，观众感觉到了电影中角色对于大众认知的“东北幽默”的强烈自知之明，于是，电影变戏剧了，写实变间离了，幽默被解除了，东北人学啥都好笑，但至少在《东北虎》里，他们学不来自己。

/

电影里塞满了纯度过高的东北磕，也塞满了被蓄意拉长了的、太有东北文艺作品审美的戏剧冲突。《东北虎》缺少一种贯穿全片的引力，回想起这部片子，我所能记住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系列的“场面”。

比如，马丽跟她怀疑的小三在楼道里的对峙场面；马丽以吃下有毒的饭菜为威胁，逼章宇找出小三的场面；马丽、章宇和小三在饭店合影场面；章宇和马千里在派出所门口互跪场面；章宇带着诗人去收拾马千里，但最终看着倒在雪地里的马千里不知所措的场面……我甚至觉得，耿军是先决定拍讨债、出轨、抓小三，后再找辙，用不咋必要的因果将其连成一个故事。

而这样的场景，又与耿军对东北语言魅力的运用有着异曲同工之感，他敏锐地感知到其中不费吹灰就能生长出来的东北式张力：豁出去的狠人；每句话都暗藏玄机的社会磕；一触即发但却克制住的情绪；油滑又真诚的老赖；有人给你送带鱼也有人砸你车的人情纠葛……电影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不同冲突的机械展列，人物像是在摆姿势，而这些冲突所展现的情感状态，仍是全然不超出一个读过几本东北文艺复兴作品的非东北人，对于东北审美上的想象。

所谓“东北文艺复兴”也复兴好几年了，大众热切地分析着东北作家所描述的陌生的北国生活，发现了黑色幽默，挖掘了悲凉底色，不管人家曾经构没构起来，都以自己的生活为依据，说人家解构了。当然，作为东北人，模仿是种族特长，幽默是条件反射，他们模仿了很多既有形象，谁也拦不住他们模仿成为了某种既有形象的自己。《东北虎》中，东北创作者们不满足于自我书写式地展现另一种生活，而首次如此显著地显示出来的对于外部目光和审美想象的内化和自觉，使之成为了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作品。

更有意思的点在于，《东北虎》是如此的真诚，就像电影用动物园里来回踱步的东北虎映照东北人一样，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热忱的自我欣赏，这使得电影即便充斥着对外部审美想象的回应和重申，也绝无一点迎合之感，倒有一种请全国人民看东北的地主之谊，对我来说，这种气氛本身，比《东北虎》这部电影，更加东北。

